

為台大紀念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系列活動而作--百年光華

柯慶明

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

E-Mail: kcm@ccms.ntu.edu.tw

看著臺先生早年雄姿英發，猛志常在的照片，也難怪他會被誤解為打算製作炸彈暗殺軍閥的危險人物，甚至三度入獄，牢獄之災各為五十多天、十多天與半年，雖然最後皆以無罪釋放，但也足夠臺先生寫出深情款款的〈獄中見落花〉……

熱血呵！／願你的波濤

——／比太平洋的水還要狂怒些！

寶刀呵！／願你的清輝，／比月球還要明亮些！

臺先生初試鳴聲，在上海《民國日報·覺悟》發表這首〈寶刀〉的時間是民國十一年一月，正是五四新文藝與新文化運動初發軔，風起雲湧的時刻。那年他二十一歲，已經署名靜農。那年春天他認識王魯彥，後來一起加入「明天社」，九月入北大，正式改成了這個大家所熟悉的名字。

臺先生生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卒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，一生橫跨二十世紀的絕大部分。以一九四六年十月渡海抵台任教於台大為分界，他的人生恰好平分為大陸與台灣兩個時期。他以北方人而客居這個炎方海島，以台大宿舍為家，對海上氣候頗有未適之感，因此起初以「歇腳」名其書齋，後以「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，能說不是家嗎？」改稱「龍坡丈室」，但不管名稱如何，對好幾代的藝文人士而言，那個書齋始終是至為溫馨光明的所在。然而曲終人去，只留下薪盡火傳的無盡思慕……

臺先生中年以後即以善書著稱，雖「不願人知。然大學友生請者無不應，時或有自喜者，亦分贈諸少年」，因此手澤頗多留存於弟子間。臺先生的諸多手稿資料與珍藏書信等，雖前曾部分借予中研院文哲所影印出版《輯存遺稿》與《珍藏書札硯》，但整批已由家屬捐贈台大圖書館特藏組珍藏，目前正完成初步整理。適逢臺先生百歲誕辰，台大圖書館與文學院中文系決定：一、以館藏手稿資料配合門弟子友人私藏臺先生書畫，舉辦「手稿書畫展」；二、以〈臺靜農先生的風範〉為主題，舉辦「紀念座談會」；三、以臺先生所專擅的詩、小說、楚辭、文學史、小說研究等相關領域，舉辦「紀念學術研討會」，以表景仰追懷之思。以上活動皆假台大圖書館地下一樓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揭幕後，接續舉行，展覽則持續至本年年底。

熱血人物 柔情萬千

在參與臺先生手稿資料整理的這些日子裡，每當想到原來是歌詠〈寶刀〉這樣一位充滿熱血的青年，差不多就在我初識臺老師的年紀，來到了北大。真不知他初次會見了，寫出像〈三弦〉：

旁邊有一段低低的土牆，／擋住了個彈三弦的人，／卻不能隔斷那三弦鼓盪的聲浪。這種詩句的沈尹默；還有寫出像〈教我如何不想她〉：月光戀愛著海洋，／海洋戀愛著月光。／啊！／這般蜜也似的銀夜，／教我如何不想她？

這種詩句的劉半農等教授們，會是何等光景？

雖然比較更著名的是臺先生的受知於魯迅，與魯迅、李霽野等人同組未名社臺先生編輯了《關於魯迅及其著作》，成為魯迅專論的首部著作；同時與他的頗近魯迅風格的小說集《地之子》、《建塔者》皆在未名社初版。（由台大收藏的稿費單可知，前二書後曾續由開明書店印行）魯迅編《新文學大系·小說二集》時，選入了臺先生的小說四篇，可見其器重。魯迅逝世後，臺先生編魯迅的書信集，收錄了魯迅給他的書信四十三封。並且應「文協」之邀，在重慶魯迅逝世二週年的紀念大會上作了〈魯迅先生的一生〉的專題報告。

雖然那時臺先生已是三十七歲的壯年了，但他發揮的仍是魯迅所謂：「真的猛士，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，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。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？」的勇猛精神，而以魯迅〈自題小像〉一絕的末句：「我以我血薦軒轅！」意譯為：「拿我的赤血獻給中華民族！」作為全文的中心。依舊是個熱血人物！

看著臺先生早年雄姿英發，猛志常在的照片，也難怪他會被誤解為打算製作炸彈暗殺軍閥的危險人物，甚至三度入獄，牢獄之災各為五十多天、十多天與半年，雖然最後皆以無罪釋放，但也足夠臺先生寫出深情款款的〈獄中見落花〉與有著：「我們悵然地別了，／從此將深深地守著孤寂！／這幽禁使我們忘卻春天，／春天呵，我們將永遠別離！」詩句的〈獄中草〉，這又是何等的柔情萬千！

手稿文物 見證履歷與友誼

臺先生一生的奇遇甚多。他就讀北大研究所時，兼在張競生主持的「風俗調查會」當事務員，難怪他一生對古今風俗皆具濃厚興趣，並且也成了他許多散文的題材與內容。手稿中有完整的《兩漢社會史》、《漢代奴隸制度史徵》、《兩漢樂舞考》等以毛筆小箋，一札一札分類抄錄的史料、原稿、抄正稿。這顯然是抗戰時任職國立編譯館時的工作。信札中亦有在北大時的導師陳垣，諄諄提示他分類整理史料之重要的函件。他來台後主持《百種詩話類編》也就其來有自了。他亦應由周作人主持，常惠任事務員的「歌謠研究會」之請，回鄉輯錄歌謠二千餘首，分期發表在《歌謠周刊》。信札中亦有胡適來台後，偶見該刊，主動代借，要他整理出版的兩封來函。後來遂有《淮南民歌》一書的出版。

北伐克服濟南後，為了怕北京文物遭到毀壞，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沈兼士、陳垣、馬衡、劉半農等人組織了「文物維護會」，臺先生、常惠、莊尚嚴等人亦參加。而臺先生初入杏壇，前往中法大學任教是劉半農的汲引，轉任輔仁大學教職時陳垣是校長，劉半農是教務長，沈兼士是文學院長。他們正都是他在北大研究所的業師。臺先生在輔仁，後來亦兼陳垣校長秘書。特藏中正有一封陳垣校長出具的

證明函，證明臺先生在輔仁任教的履歷，這不但是臺先生所存的最早的證書，亦多少可見臺先生因逮捕被迫離開輔仁之後的陘陘與倉皇了。

當莊尚嚴任「古物保管會」秘書時，曾發起成立「圓臺印社」，請馬衡與王福庵為導師，常惠、魏建功與臺先生皆參加了。遂使臺先生「陸續的也奏刀了四十來年」，甚至溥心畬亦來求印，而以「鐵筆古雅，損益臣斯之璽，追琢妾趙之章。筆非五色，煥滄海之龍文；石不一拳，化崑山之片玉。……靡深仰止。」等語稱謝。信札中亦存有「愛好此道」，「卻沒有動過刀」的莊尚嚴，就臺先生拓印在大風堂箋的十三方刻印，直接品評的一函：或於印旁畫二至五圈不等，或以墨筆勾改，直言「未妥」。或讚以「自然平正中有奇氣」，或規以「求其中和不可太過」，「起落筆忌木屑燕尾狀」……，充分顯現兩人的藝境造詣與深厚相知的友誼。

無法諒解 周作人變節

臺先生先在魯迅家中結識許壽裳，後兩人皆任教女子文理學院。臺先生與范文瀾遭逮捕時，蔡元培、許壽裳、沈兼士皆奔走營救。無罪釋放後，經胡適介紹，臺先生前往廈門大學任教，後又轉往青島，任教山東大學。特藏中臺先生自廈大以後的聘書齊全。雖因抗戰而轉徙，似較從容。在山大時，臺先生與老舍成為好友。當時老舍剛出版《牛天賜傳》，正在連載《駱駝祥子》，兩人年歲相近，又皆善飲，遂成莫逆。後皆避難四川，因「文協」而又時相往還。

七七事變前，臺先生由青島去北平，在來今雨軒為李霽野證婚時，偶遇張大千「晤談甚歡，並約至其寓觀其所藏」，遂成一生知友。事變後，臺先生不但親見日軍佔領北京城，並且在平津鐵路通車南下時，受魏建功之託，代向胡適轉達，留守北大者的困境，並請示未來行止。魏建功後來入川任教西南聯大。沈尹默入蜀，曾見臺先生「偶擬王覺斯體勢」，而誠以王書「爛熟傷雅」。沈兼士與英千里在北平組織「炎社」，從事地下抗日活動，後英千里被捕，沈兼士則「脫身虎口還」，來到重慶，臺先生則有〈寄兼士師重慶〉一詩，既感佩其「慷慨魯連恥，栖遑墨子胼」，又痛慨「擁兵五十萬，將軍棄甲先」，「俛仰悲道喪，人謀豈關天」的時局。

因此，臺先生對於亦曾受業，且曾於九一八後日人猖狂之際，發表〈投筆〉一文，並在苦雨齋親聆其：「我是等著投筆呢！」話語，周作人的變節，格外無法諒解因此寫了〈老人的胡鬧〉、〈讀知堂老人的《瓜豆集》〉等來批評他，文中不僅義正辭嚴，其實更充滿了「悵惘的意緒」。

特藏中包括有臺家以布票製成的「難民證」，霍邱縣給臺先生自衛隊政戰部副主任的任令，編譯館、女師院的聘書，還有黏貼了抗戰期間發表的文章的剪報本（這些文章一九九一年曾由陳子善、秦賢次編輯，以《我與老舍與酒》書名在台出版），只由紙質即可見證抗戰時期一般生活的變化。

結識陳獨秀 忘年之交

這段期間臺先生的憂國與生活，除了見於〈白沙草〉舊詩的寫作，還見於《亡明講史》一書的寫作，特藏除了有《講史》的原稿、抄正稿；還有一束蜀中所書〈白沙草〉詩作的詩箋。我們特別商借了林文月教授所藏，臺先生晚年書贈的詩作長卷一併展出。臺先生亦此時從胡小石處，得見倪元璐書法影本，又見張大千所贈真蹟

「喜其格調生新，為之心折」，來台之後終於發展出融化倪體的特殊個人風格。特藏中亦有臺先生抄錄沈尹默「執筆五字法」及胡小石論書等文字，可見臺先生是於此時期，方始留心書藝。

這段期間臺先生的另一個奇遇是結識陳獨秀，成為陳氏的忘年之交。特藏中有陳氏信函一百餘封，以及「茲贈靜農兄以為紀念」的〈陳獨秀手書自傳〉等，已見其《珍藏書札（一）》影印流傳。

臺先生來台初期，正當時局動盪，又加以中文系主任，首任許壽裳遇害宵小之手；次任喬大壯「阮醉屈沉」，自盡於蘇州；臺先生臨時受命主持中文系，不但奠定了中文系兼容並蓄，活潑開放的學風，並且在中文學界建立標竿，形成穩定的力量，甚受學生與藝文界人士之愛戴與崇敬。林文月編《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》與陳子善編《回憶臺靜農》皆可為印證。

淡逸雋永 典型不遠

臺先生來台後的個人學術研究成果，方面甚廣，曾擇其要者二十五篇出版為《靜農論文集》。特藏中亦仍有尚未出版的《中國文學史》一書的原稿、抄正稿；將與其他手稿一併展出。

臺先生的書藝亦在歷史博物館展出後，備受推崇，台港日本皆有專集多種印行。其水墨畫作亦先後有《墨戲》、《逸興》等集出版。

而臺先生追憶平生所見與友人文字，淡逸雋永，後來編入《龍坡雜文》流傳，不僅膾炙人口，而且直是一部當代的《世說新語》。舊詩則編為《龍坡草》，收入《臺靜農詩集》。我絕愛其詠〈畫梅〉的「為憐冰雪盈懷抱，來寫荒山絕世姿」與〈老去〉的「無窮天地無窮感，坐對斜陽看浮雲」。

特藏展出的零墨當中，亦有許多臺先生自製聯語的原稿，其中我覺得最見臺先生性情的是下面幾則：

理解明通常自遣；情由艱苦察其安。

坐擁書畫非無福；靜閱滄桑亦有情。
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；斯世當以同胞視之。

哎！典型不遠，盍興來乎！

【轉載自 2001-11-22/聯合報/37 版/聯合副刊】